

● 宜兴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吴炳兴祭花



复旦大学出版社

10-12

目 录

序.....	蒋行知 (1)
前言.....	于成铨 (5)
一、吴炳传略.....	(9)
阳羨山水育吴炳.....	(9)
槩花别墅五桥庄.....	(10)
香枝岭与水心亭.....	(11)
吴氏宜兴望族.....	(14)
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降生.....	(17)
少承父训，励志读书.....	(18)
恩师熊廷弼.....	(20)
科场风波.....	(21)
伉俪情深.....	(23)
辨冤狱，均田赋.....	(24)
采石浚县.....	(25)
希望的晨星.....	(27)
谨守清操.....	(29)
在槩花别墅.....	(30)
挥泪较土.....	(33)
希望的晨星陨落.....	(34)
恰似相逢在梦中.....	(37)
荒山谁与收枯骨.....	(38)

吴氏世系简表·····	(42)
二、吴炳的品质及死节·····	(43)
三、从《情邮说》谈吴炳剧作·····	(49)
《情邮说》的主要内容·····	(49)
它是汤显祖“情至”观的继承和发展·····	(51)
它是吴炳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艺术总结·····	(53)
它是揭开吴炳创作秘密的一把钥匙·····	(56)
四、《画中人》的题材与命意·····	(58)
取材来源·····	(58)
华阳真人在作品中的地位·····	(62)
它的命意在于宣扬汤显祖的“情至”观念·····	(63)
五《绿牡丹》的写作背景·····	(66)
关于作者问题·····	(66)
写作的时间·····	(69)
写作的动机·····	(70)
六、《小青传》与《疗妒羹》·····	(73)
四种不同的《小青传》·····	(73)
《疗妒羹》采用何种版本·····	(74)
《疗妒羹》的主题思想·····	(76)
七、别开生面的净丑角色·····	(80)
净丑角色生活的世界·····	(81)
净丑角色的语言光彩·····	(83)
笑声的激发技巧·····	(86)
八、光彩夺目的才女形象·····	(89)
敢于掌握自己命运的才女——车静芳、沈婉娥·····	(90)
含恨而死的女词人——乔小青·····	(91)

不嫁白丁的西园小姐——赵玉英·····	(92)
毫端散彩的侠气丫环——贾紫箫·····	(93)

九、独具匠心的布局技巧····· (96)

局度小巧，精美雅致·····	(96)
重于写现实，巧于写幻梦·····	(98)
不求情节离奇，惟务场面出新·····	(100)
针线细密，布局谨严·····	(103)
悲喜交织，冷热相济·····	(105)
几个缺点和不足之处·····	(108)

十、绚丽多姿的曲词艺术····· (112)

雅俗兼备·····	(112)
调声协律·····	(114)
情态逼真·····	(119)
宾白诙谐·····	(124)
表现形式多样·····	(128)

附录

吴炳年表·····	(132)
吴炳传录·····	(136)
四种《小青传》·····	(145)
参阅书目·····	(163)
吴炳剧作《情邮记》·····	(165)

序

宜兴山媚川秀，史悠物丰，自古以陶都著称，蜚声四海，人文荟萃，代不绝书，吴炳与粲花早为世人所知，但不详焉。

吴炳，粲花主人，是一生历经七代皇帝的骨鲠老臣，明皇朝的一代忠良，不食清食而死的伟丈夫。他遗诗百首，一片丹心，“荒山谁与收枯骨，明月长留照短纓”，坚贞不屈，为国捐躯。清乾隆四十一年，赐谥忠节，在宜城西庙巷建忠节祠，与族侄贞毓同祀其间，称颂“一门双节”。邑人无不敬拜，春秋祭祀，可惜遭兵燹厄运，祠已荡涤无遗。历代炎黄子孙为祖国自强立功，为民族抗争而牺牲，在华夏历史的长河中滚滚忠魂，熠熠生辉。抚今思昔，能不为之感奋，力量倍增。

吴炳传世剧作《粲花五种》，刻有木版珍藏。艺术生命之旺，宛如腊梅压雪吐香。他的《绿牡丹》名列《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为越剧保留剧目，久演不衰；《西园记》亦为昆剧传统剧目之一，并相继与《画中人》搬上银幕；《情邮记》和《疗妒羹》也占我文学史上一席之地。清代评曲家李渔等曾撰文评述，戏曲理论家吴梅在《中国戏剧概论》中称他能“以临川派之笔协吴江之律”，兼收并蓄；当代戏剧家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中推崇备至，称他为“临川派的

最伟大的剧作家”。日本戏剧家青木正儿也在《中国近代戏曲史》中赞其传奇“可列明曲第一流中”，等等。足见吴炳戏剧造诣至深，久负盛名。

梨花植根艺苑，芬芳吐艳，一度倾倒晚明剧坛。作者才思非凡，技艺出众，既是社会黑暗的讽刺者，也是自由幸福的讴歌者；敢于针砭时弊，泾渭分明；写社会现实，重爱情生活，扣人物命运，炼主题升华，使作品更富思想性和典型性。他着墨于塑造新人，维妙维肖，才女角色更是妙笔生花；善于勾画统治阶级的无情摧残和无耻掠夺，热心歌颂妇女渴望幸福的美好生活和机智抗争精神，努力探索幻想自由的通道，变消极的退却为积极的追逐，化天高云淡的洁白月色为美丽动人的艺术形象。他的戏剧结构，精巧严谨，曲词绚丽，和谐流畅；善串主线贯全剧，顺藤摸瓜，干净利落；利用变换角色行当和正反相衬的手法，构成百态千姿的生活画图；台词注重音律，利于剧情发展，烘托人物行动，案头上场，交相称美，艺术效果绝佳。

吴炳是伟大戏剧家汤显祖的继承人，也是喜剧艺术技巧的创新者，在刻意师承剧作技巧上作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剧作既不同于关汉卿的讽刺喜剧，也不同于李渔的滑稽喜剧。他博采众长，自出新意，形成了文雅、诙谐、轻松、雅俗共赏的喜剧风格，在中国古典喜剧中独树一帜，点缀着戏剧艺术殿堂，尤显风采。这是吴炳一生的艺术剪影，又是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也是封建文艺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必然。他对喜剧艺术上的继承、借鉴和创造独具匠心，毅力惊人，还宿愿育梨花于铜官山下，凝叠翠桃红柳绿，酿出“情至”

的蜜汁，萌发爱心开花、结果。

诸多教授、专家和学者厚爱吴炳与梨花，慕名纷至沓来。曾记得1978年秋，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罗斯宁专程来宜兴，她多方考证吴炳史迹，撰述论文，后注校出版《绿牡丹》。苏州大学中文系严迪昌教授，醉心阳羡文化，足迹遍及宜兴，追根溯源，名人轶事，如数家珍。他在《明末清初阳羡文化群体特征（论纲）》一文中称道：“明末清初，华夏文化在东南，常州一府则又为东南文人渊薮，‘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龚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于若士》），而作为常州府属八县之一的宜兴，尤称其冠。”还有东北来的，西南来的……他们千里迢迢，不约而同为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凝聚着研究阳羡历史文化的智慧和结晶，与宜兴结下了不解之缘。

谨此奉献的《吴炳与梨花》，是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于成鲲副教授悉心研究数十年的一份厚礼。他曾先后五次来吴炳故里，实地探访吴氏后裔，查询家乘，并多次参加阳羡历史文化研讨会。本书以史为镜，求实存真，文章观点鲜明，立论有据，其中部分章节已由《上海大学学报》和《学术月刊》等刊物介绍发表，反响强烈。

任何发明创造，都不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凡对古代的作家和作品，如能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研究、分析和比较，也许会得到较公正的评论。我们编辑出版《吴炳与梨花》是开拓文史资料工作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宣传宜兴历史文化名城，研究阳羡历史文化的课题之一。为便于深入探讨吴炳和他的戏剧创作艺术，特

附《情邮记》，系《梨花五种》之一，以飨读者。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任康年、朱震华同志的帮助，已将情邮小引和说注上标点，繁体字均改为简化字。我对吴炳史料知之甚微，班门弄斧，自诩真诚，不怕谬误，请予匡正。

蒋行知

1991.5.23

前 言

吴炳（1595—1648）字可先，号石渠，室号粲花斋主人，江苏宜兴人。他是明末一位很不幸的辅臣，又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

吴炳万历47年中进士，官历蒲圻县令、福州知府、江西提学副使和永历宫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等职。一生为官清廉，爱国忠君，永历时扈太子走城步，被俘，不食清食而死，作传奇五种：《西园记》、《情邮记》、《画中人》、《绿牡丹》、《疗妒羹》，俗称粲花五种曲，他的戏剧内涵深邃，现实感强烈，结构精巧，语言优美，富有独创性。在明末清初时就有粲花五种、四种（《情邮记》另有单行本）行于世，有“韩娥数辈谱《活画》及《绿牡丹》全本”和“伶父献伎自言能歌《小青传》”的佳话。那时人们对他的戏的评价也很高，如李渔就曾说过“吾于近剧中取其俗而不俗者，《还魂》而外，则有粲花五种，皆文人最妙之笔也。粲花五种不仅在此，才锋笔藻，可继《还魂》，”梁廷楠也认为“此等曲情，置之《还魂记》中，几无复可辨。”到了近代，如果不是刘世珩、吴梅重印《粲花五种曲》，也许吴炳及其作品就会被湮没了。近些年来王季思先生主编了中国十大悲剧、十大喜剧，把吴炳的《绿牡丹》列为十大喜剧之一，加上罗斯宁注《绿牡丹》单行本的发行，对吴炳的生平附了不少研究材料，吴炳及其作品才再度引起学术界的注意。

这种情况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吴炳的生

平事迹方面的资料缺少，人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梨花主人就是吴炳。正如万树所说：“先生他著述多不传，独传梨花曲，而读梨花者又不知为先生书，传犹弗传。”正是由于人们对他的出生年月，不食而死的时间，以及他的官职、政绩、作品、写作背景都不清楚，所以无法正确评价他。无疑，这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方面，由于王夫之对吴炳的错误评价没有得到澄清，在人们思想上造成了混乱，影响了人们对吴炳的正确认识。王夫之在《永历实录》的吴炳传中把吴炳不食清食而死错误地说成是随刘承胤降清，这个问题尽管乾隆四十一年作了结论，溢为忠节，但仍有一些人迷信王夫之的说法，认为王夫之是大学者，不一定有错。加上陆世仪、张秋水把吴炳的《绿牡丹》错误地当成温育人攻击复社之作，更是使吴炳无端蒙冤受辱。这自然也影响了人们对这位忠厚长者的尊敬。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的文学史家们由于种种原因在评价吴炳的作品时，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缺少细致的分析和客观的评价，也影响了人们对吴炳的应有认识。

吴炳公开主张“情邮说”，继承汤显祖的“主情论”，反对风行于明代的理学教条“存天理，灭人欲”，提倡文学描写人的感情，认为情是客观存在的，“生天孕地总为情”，竭力宣传汤显祖的“至情论”，要求写真情，写至情，认为情极其至，“死者可以复活，离者可以再生”。这种艺术主张强烈地表现其时青年男女要求恋爱自由、婚姻自由、个性解放的愿望，应当说这是符合历史要求的先进思想。《画中人》十分突出地提出并宣传了这一主张。

明末社会是一个“文风日坏”的社会。考试作弊之风盛行，“白丁”、“铜臭”得势，而真正有才学的人却被排斥于仕途之外。加上明末党争日胜一日，各派都要想壮大自己的力量，网罗党羽，因而考场作弊之风难以遏制。吴炳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地反复地揭露这一方面的问题，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过去在评价吴炳的作品时较多谈的是才子佳人谈情说爱，并不了解吴炳的创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同时在评价吴炳的作品时，由于不了解具体背景，因而也很难获得正确的结论。对《绿牡丹》一剧的评价便是明证。《绿牡丹》本是吴炳的作品，陆桴亭、张秋水认为是“温育仁人著”、“温育人情人代著”，把它看成攻击复社之作，这一点使不少学者感到遗憾，连徐慕云、刘世珩、吴梅等人也都曾为此惋惜，认为有伤忠厚。其实早在康熙十一年，吴炳的外甥万树在《香胆词选》卷六《六鼎现·闻歌〈疗妒羹〉曲有感》中就指明“先谓阳羨吴石渠先生，曾制传奇五种，即今所传《情郎》、《画中人》、《绿牡丹》、《西园》、《疗妒羹》是也”。《绿牡丹》既是吴炳所著，那么“温育仁著”，“开蚌鸟程”之说便不能成立。这一疑云虽然已经散去，但它却是曾经引起人们对吴炳的创作疑虑的集中点。

从研究方法上来说，也有不尽人意的地方。用现代概念套古人的作品多，对具体作品产生的环境以及涉猎的生活事件作深入分析比较少，因而结论不能令人信服。例如人们都知道吴炳是临川派的主要人物——汤显祖后的第一人，却并未深研吴炳与这两派的关系。吴炳是临川派的一员，从未攻击过吴江派的任何人，不仅如此，还拜吴江派叶宪祖为师，请教谐音协律，实际上他是两派风格兼长，没有门户之见的

戏剧家。不了解这些情况，自然很难有准确的评论。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所以吴炳及其作品，很少为大众所了解。

这本小册子的任务正在于向人们介绍吴炳及其作品，包括吴炳的生平与思想、吴炳作品的写作背景、吴炳作品的分析评论。书末附有一些研究资料，並附了《情邮记》，以期为更多的人研究吴炳参考。

这个小册子，字数不多，份量也不重，却消耗了我十余年的心力，我先后得到了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宜兴市人民政府、宜兴市政协、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的大力支持，得到过不少老师和朋友们的热情帮助，其中如陈遵平、袁震宇、袁鸣刚、严迪昌、罗斯宁、毕西英、孙仲初、蒋行知、吴德润等先生，他们从资料收集到编印出版给了我以无私的帮助，使我永生难忘。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就不会有这个小册子的问世。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並铭记不忘。

于成鲲

1988年10月6日

一、 吴 炳 传 略

（一）阳羡山水育吴炳

宜兴，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城。春秋战国时原名荆溪，先后分属吴、越、楚等国，秦灭楚后才改属会稽郡名阳羡县。晋时设义兴郡，隋开皇九年改为义兴县。宋太宗赵光义为了避讳时，改名为宜兴县。

宜兴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东临太湖，北接溧湖，西走南京，南出长兴。城南有中江，上通芜湖，下注震泽。西南有荆南山，现名铜官山。城东城西各有一水泽，与溧湖、太湖左右相连，东曰东洑，西曰西洑。广德、溧阳、金坛之水总汇于西洑，中流贯注，绕南北郭入东溪而注太湖。东溪西溪又称东蠡西蠡，统称荆溪。两溪相望，夹城如镜，美不胜收。

荆溪南仓桥畔有一条堤，叫岳堤，相传为岳飞追赶金兵所筑。堤上有五座石桥，即泗水桥、观音桥、石板桥、泾水桥、跨庄桥，沿岳堤数百步可见对岸一小庄子，叫五桥庄。这儿就是吴炳当年的槩花别墅。虽无遗存，可依然光彩照人。

宜兴是有名的江南贡茶之乡。早在唐代陆羽《茶经》中有许多生动的描绘。皇甫曾有送陆羽南山采茶诗：“千峰待遣客，香茗复丛生。采摘知深处，烟霞羡独行。幽期山寺远，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想思罄一声。”《洞山界茶系》载：“唐李栖筠守常州日，山僧进阳羡茶，陆羽品为芳芬冠世产，可供上方，遂置茶舍于鼋画溪，去湖汊一里许，所产供万两。”从此，这贡茶享誉天下，堪称一绝。

从北宋时起，宜兴以紫砂名闻于世。青山绿野，翠竹红楼，处处陶烟袅袅；大街小巷，行商坐贾，陶声叮咛；紫砂工艺陶瓷，精美绝伦，享誉海内外。李渔撰文：“茗注莫妙于砂，壶之精者莫过于阳羨。”

宜兴四季景色迷人。杜牧、陆龟蒙、苏东坡等大诗人都在这里住过，留下了许多美丽的诗篇。苏东坡写《凤栖梧·荆溪写景》词云：“山秀芙蓉，溪明罨画。真游洞穴沧波下，临风慨想斩蛟人，长桥千载犹横跨。解佩投簪，求田问舍，黄鸡白酒渔樵社，元龙非复少时家，耳根洗尽功名话。”苏东坡本想在此买田隐居，一睹溪山为快，可惜没过多久，就溘然长逝了。他所描绘的山秀芙蓉，溪明罨画和周处斩蛟的传说，依旧历历在目，色新如故。

（二）槩花别墅五桥庄

出荆溪门，过南仓桥，沿岳堤行数百步，可抵五桥庄，村座六亩三分。四周有护庄河环绕。庄西有一孔吊桥，这是吴尚书府第的主要通道。进庄有一道大牌坊，入院有一副大铁门，门北侧卧着一对石狮子。庄园内别有一番景致。清人沈堡在《淮游记略》中写道：“五桥庄在岳堤左侧，即明季吴石渠先生炳槩花别墅。岳堤跨五桥以分濠江西溪之流，庄有巢云阁、凝翠楼、抱峰斋、彩虹堂、锦石轩诸胜。今虽丹腹剥然，尚可游观也。”明徐向《访吴克学五桥隐居诗》对这里曾作过一番描绘：

扁舟寻旧隐，秋日五桥庄。

水抱云廊尽，山回竹坞长。

避人心更远，忧国鬓俱苍。

未定重来约，因风报短章。（《荆溪外记》）

崇祯五年，吴炳隐居于此，名住宅为梨花斋别墅。他的五种曲《画中人》、《情邮记》、《西园记》、《绿牡丹》和《疗妒羹》虽未见得全部都是在这里写成，但他确在这里组织过一个家庭演戏班子，演出过《梨花五种》。清人任映垣写的《金缕曲·经五桥庄梨花斋吴石渠先生填五种乐府处》可以证明：

事往人堪仰，偶行来小桥，流水依然相向。爱煞彩虹堂畔月，照过珠帘绣幌。有多少红偎翠傍？今日银塘菱叶满，听泠泠只剩秋泉响。丝竹韵，成辽旷。

游人几度停桡访，忆当初筵前歌舞，风流跌宕。不道红牙频顾，误却借浅斟低唱，尽参透空中色相。一曲山河悲故国，便啼鹃斩断烟花障，令威鹤，何惆怅。（唐仲冕《荆溪县志》嘉庆二年本。）

梨花斋在五桥庄。万树曾谈到石渠先生年三十六为福州守，念外王父春秋高，遂弃组归。因教诸童子于五桥、石亭之间，拍新撰以娱老。又说“余自学语时即从先宜人归宁，即得饮闻，不觉成诵。”他把跟舅舅吴炳在梨花斋学戏的情形写得十分真切。据我们实地考察和吴氏后裔的回忆，抗日战争前，梨花斋还存在，后毁于日军。石亭埠是吴氏墓葬之地，风景很好。从前没有人住，只有看坟的人。五云庄（即五桥庄吴氏后裔）吴正民说：“五桥庄是吴尚书的住地，有两个荷花池，还有一口井。石渠公的墓地在石亭埠，我们春秋两季都去祭祀。”可见梨花别墅在五桥庄无疑。

（三）香枝岭与水心事

从五桥庄向南走五六里，平地耸起几个小土丘，岭上梅树很多，开花时节十里芳香，一俟入夏，清风徐来，绿枝摇曳，十分宜人，因此人们叫它香枝岭。

我们背靠铜官山面北而坐，见香枝岭象一只未成熟的大香蕉横卧在宜兴城南的平坝上。岭上佳木葱笼，景色迷人。宁杭驰道，穿过树丛一劈两半。正北端，有两个小山丘，右是青龙山，是吴炳的墓地。梅园岭南即吴俨的墓地。左是白虎山，是吴仕和吴玉的墓地。

青龙山脚上：有一自西而东的小溪，溪上有一小石桥，旁有一亭名曰石亭埠。由此往南二三十步，又一小亭子，名曰水心亭，亭前立块石碑——礼部尚书吴忠节炳之墓。万树《又又亭记游》写道：“乙巳春之季，与吴君、曹君诸会于槐里，遂往游于石亭间，少长群贤毕至，兴不减兰亭……此地，崇山峻岭，有茂林修竹，清流水，堪畅叙，坐其次。天晴气朗风和惠，共欣然形骸放浪，兴怀话寄，俯仰彭殇，皆妄作，莫问世殊时势，且一觴一咏相继。客曰：‘斯游真足乐，不可无韵语传于世。余曰：‘诺。’斯为是记。”得意之极，其情其景跃然纸上。

石亭埠是吴炳的曾祖吴仕开辟的。他晚年常来吟诗会友，写就《颐山集》。集已不见，其《石亭歌》四十韵却流传于世。歌云：

青天作障云作屏，超然中结水心亭。
金尊细沬簪笏绿，湘帘半卷芙蓉青。
长松亭亭十万树，石骨累累太瘦生。
九霄使者三楚英，西来身价何峥嵘。
黄鹄仙中驾鹤仙，青虬海上钓鳌客。

五湖烟月在挥毫，宁羡区区九州伯。
一朝令下神鬼惊，长蛇封豕潜无迹。
风清气永政多暇，独往山中访遗逸。
石亭西隔画溪云，有客悠然会此心。
手扶银潢飞百丈，卧对香炉碧万寻。
兴来独抚绿绮琴，天风飒飒吹冠衿。
仰天长啸复三叹，高山流水几知音。
酒酣拔剑欲起舞，千山红间万山紫。
意气逢君岂偶然，宛奏箫韶谐角徵。
沿流俯首拾飞觞，月在珠宫天在水。
一声残磬万籁凝，四顾茫茫悄无语。
支颐觅句良亦苦，不妨燃断几茎髭。
青骢入韁人语乱，野烧无光林叶稀。
枕流漱石真吾事，浴日补天唯尔为。
云山一会何由再，从此相思减带围。

歌中表达了他不想补天，只想枕流漱石的愿望。在这里，人们也许还“记得扁舟来处，见铜官一峰青小，洗头玉女种芒，丹客何时了！翠竹、苍梧、清泉、白石，分明蓬岛。又诗人才子，歌累和，自堪遗老。”所以，明季清初来这里拜谒吴仕、吴炳遗迹者不少。他们许多都留下了名姓、诗篇和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

三百四十年过去，那铜官山，荆溪河还有光彩，然而石亭埠、水心亭没有了，吴炳的墓碑墓石造了向阳桥，墓穴成了自留地。好在吴炳是一个诙谐乐观的人，他欣赏的是“不如荆布本来贫”的生活，相信总有一天，这里的阳羡历史文化遗存会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再现的。